



羅根澤 編著

# 晚唐五代 文學批評史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  
發行

羅根澤 編著

# 晚唐五代

# 文學批評史

新入人文庫 98

#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

定價新臺幣一四〇元

編著者 羅根澤  
責任編輯 雷成敏  
封面設計 吳郁婷  
校對者 陳寶鳳  
印 刷 版 所 著者 張連生  
發 行 人 許素華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（02）3710274  
傳真：（02）3710274  
郵政劃撥：○○○○一六五一  
出版事業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／羅根澤編著。-- 臺二版  
-- 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1996[民85]  
面：公分。-- (新入人文庫；98)  
ISBN 957-05-1263-6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- 唐(618-907) - 評論 2. 中國文學 - 五代十國(907-960) - 評論

829.4

85001965

\*  
一九六九年六月臺一版  
一九九六年四月臺二版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05-1263-6 (平裝)

60120001

# 自序

余少好子集之學，長有述作之志。諸子百家，則作《探源》以辨正僞，作《集注》以明訓詁，作《傳論》以考行實，作《學案》以闡義理。歷代文學，則先錄《文學家傳記集》，再作《文學家列傳》，以述文人生平；先作各類《文學史》，再作《文學史類編》，以疏文學源流；先輯《文學批評論集》，再作《文學批評史》，以探批評奧蘊。資賦鴦鈍，人事俶擾，年至不惑，學無一成。《探源》《傳論》，成書不全；《傳論》止成《孟子》一種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；《探源》較多，單印者有中華書局出版之《管子探源》，餘則收入開明書店出版之《古史辨》第四、六兩冊；《集注》《學案》，汗青無期；《文學家傳記集》則舊錄已佚，新錄未終；各類《文學史》，則《樂府》悔其少作（北平文化學社出版），他亦不欲問世；《批評論集》則充溢篋笥，徒自賞玩；《批評史》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，差敢寫付梓人耳。

蓋莊周論道，斬察「古人之全」；荀卿勸學，必解「一曲」之蔽。況乎史之爲書，職司

載述，不該不徧，不足語於實錄；予取予奪，何得稱爲直筆？至《春秋》立褒貶之義，《史記》成一家之言，斯則以孔子憫道不行，筆削以垂訓，馬遷受辱發憤，纂著以自明。後人無孔子之聖，馬遷之賢，而妄以支離卑痺之說，謬附筆削一家之言，未有不如王通《續經》，見詆通人者也。故今茲所作，不敢以一家言自詭；蒐覽務全，銓敘務公，祛陰陽偏私之見，存歷史事實之真，庶不致厚譏古人，貽誤來者。

建國十六年秋，負笈清華大學研究院。越明年，至開封，任河南大學教授。又明年，移保定河北大學。二十年春，即返故都。從此迄二十六年蘆溝事變，惟二十三年秋，至二十四年夏，赴安慶，任教安徽大學，餘皆寄居故都，前後七年有半。故都多公私藏書，余亦量力購求，止詩話一類，已積得四五百種，手藁祕笈，絡繹縹緲，閒窗籀讀，以爲快樂。最珍貴者，有明刊本宋人蔡傳《吟窗雜錄》，明人胡文煥《詩法統宗》。二書皆詩學叢書，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詩格詩句圖甚多，得以分述於五篇二、三、四各章，由是五代前後之文學批評，頓然炳蔚。其有公私珍藏，不能割讓，或割讓而索價太昂，則傭人繕寫，亦積得數十冊。聞傅沅叔先生藏有《永樂大典》本詩話數種，未及借鈔，變起倉皇，至今猶於邑於懷也。又以詩話盛於宋，而宋人詩話，泰半亡佚，與內子曼漪，從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《詩話總龜》、《詩林》

廣記》及諸家筆記中，輯出數十種，顏曰《兩宋詩話輯校》。事變後，浮海南來，道出徐濟，南至京師，北返開封，然後西走長安，又隨西北聯合大學，播遷漢上，雖續有所得，而博考無從。聞中央大學自京移渝，載書頗富，遂於二十九年一月，由陝入川，重理叢殘，際千載復興之運，述先哲不朽之言，曾曾小子，誠不勝懽忭鼓舞矣！

竊嘗以謂古昔賢俊，學貴博綜，運思含毫，吐納萬象，舉凡天地之大，蟲魚之微，幽明之情狀，古今之嬗變，以至六府三事，眾技百家，莫不隨意陳辭，即事爲篇。摛金振玉者，最爲文集；布實達旨者，彙爲筆記；文集筆記者，儒先績業之總萃，而文學批評亦寓藏其中。此外則羣經子史，總集詩集，品藻之言，亦往往間出。余性魯慤，不敢自信記誦，不得不一一紬繹。清顧炎武謂著書譬猶鑄幣，宜開采山銅，不宜充鑄舊錢。文學批評史之山銅爲詩話文論，而文集筆記則爲沙金；因彼開卷已得，此必排簡始見也。

日月遄邁，駛拙濡滯，肇造迄今，忽將十稔。始以講授清華大學，策蹇疾書，草成一至三篇；秋間增刪復講，翌年筆削付印。（北平人文書店出版，事變後書店停業，印出之書，付之一炬）而四、五兩篇，又在師範大學，講習編著，亦陸續脫藁。六篇以下，屬寫未竟，抗戰軍興，故都淪爲異域，已梓三篇，亦全數焚燬，故裒集董理，重託剞劂。陳鍾凡、郭紹

虞兩先生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方宗岳先生《中國文學批評》，日人鈴木虎雄《中國古代文藝論史》，皆曾參閱；朱自清、朱東潤、伍叔儻、汪辟疆、李翊灼、李長之、胡小石、吳世昌、樓光來、黎錦熙、劉盼遂、劉汝霖、儲皖峰諸先生，皆曾商正；匡啟之誼，所不敢忘。漢班彪論馬遷《史記》，「採獲今古，貫穿經傳，一人之力，文重思煩，故刊落不盡，多不齊一。」矧余不材，寧免疵累？世有君子，可覽教焉。三十一年雙十節自序於中央大學。

付印時，以篇辭繁重，分爲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》、《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》、《隋唐文學批評史》、《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》四冊，宋以後亦陸續刊布焉。

三十二年元月二十六日，根澤又記

# 目 錄

## 第一章 文學論

一 自唐代社會變遷說起	3
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	4
三 杜牧的事功文學說	8
四 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學說	11
五 劉蛻羅隱的文章喪亡論	17
六 韓偓歐陽炯的香豔說	19
七 韋莊韋縠的清麗說	22
八 黃滔吳融等的反豔麗說	24

九	劉昫徐鉉的折中說	28
第二章	詩格（上）	33
一	詩格的兩個時代	33
二	五代試士的注重詩格及賦格	34
三	材料的獲得	34
四	王叡《炙穀子詩格》	36
五	李洪宣《緣情手鑑詩格》	39
六	齊己《風騷旨格》	40
七	虛中《流類手鑑》	42
八	徐衍《風騷要式》	45
九	徐寅《雅道機要》	46
十	王玄《詩中旨格》	48
十一	王夢簡《詩要格律》	50
		52

十三	桂林淳大師《詩評》	54
十三	文或《詩格》	56
十四	保暹《處囊訣》	58
第三章 詩格（下）：		61

一	舊題魏文帝《詩格》	61
二	舊題賈島《二南密旨》	64
三	舊題白居易《金針詩格》及梅堯臣《續金針詩格》	67
四	舊題白居易《文苑詩格》	70
五	舊題梅堯臣《梅氏詩評》	71
六	惠洪《天廚禁臠》及林越《少陵詩格》	72
七	已佚的詩格書	74
八	詩格總集——李淑《詩苑類格》	77
九	詩格叢書——蔡傳《吟窗雜錄》	80

## 第四章 詩句圖

十	賦格及文格	84
十一	反詩格的言論	86
十二		88
十三		90
十四		92
十五		94
十六		96
十七	一 詩句圖的淵源	89
十八	二 李商隱《梁詞人麗句》	89
十九	三 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	90
二十	四 李洞《集賈島詩句圖》	90
二十一	五 宋太宗真宗《御選句圖》	93
二十二	六 惠崇《句圖》	95
二十三	七 已佚的詩句圖	97
二十四	八 蔡傳《句圖》，《續句圖》及陳應行《續句圖》	98
二十五	九 高似孫《選詩句圖》	100
二十六	十 詩句圖的評價	102
二十七		104
二十八		106

## 第五章 詩品及本事詩……

一 司空圖的救世與避世……	107
二 詩境的建立……	109
三 二十四詩品……	111
四 比喻的品題及其來源……	116
五 文字以外的風格……	120
六 文人之詩與詩人之文……	123
七 孟棨《本事詩》……	124
八 繢本事詩三種……	126

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五篇

#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



# 第一章 文學論

## 一 自唐代社會變遷說起

唐代社會的逐漸崩潰，可分三個階段：一是中宗前後的內而後妃爲亂，外而豪族兼併，釀成內地騷動，邊境不安。不過這是崩潰的初期，一則不似後來二次的嚴重，二則經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，又造成唐代的中興。但最根本的貧富懸殊的原因，未能鏟鋤，所以一旦有隙，舊病復發，由是第二次的大崩潰，就是歷史家所謂安史之亂。自這一次的大崩潰之後，終唐之世，不能恢復，卒釀成第三次的總崩潰，就是歷史家所謂黃巢之亂。黃巢亂後，唐天子的統治權便完全喪失，外而胡羌，內而豪族，風起雲湧，各據一方，此仆彼繼，連續電影般的演了幾十年，直到宋太祖削平羣雄，「黃袍加身」，才又由分而合，成功統一的局面。

第一次的崩潰，使文章由繁縟緣情，轉於簡易載道（詳四篇六章）。第二次的崩潰，使詩亦由藝術之宮，移植到人間世上（詳四篇三，四兩章）。第三次的崩潰，則使詩及文章都放棄社會的使命，而轉於儻偶格律，綺縟淫靡。這是因為文章主用，詩歌主情，所以第一次的崩潰，就激動了文章的自覺，而詩歌則仍然躲在象牙之塔，不肯與人世接近，到了第二次的崩潰，才使詩人也感覺到社會沒落的嚴重，也放棄藝術的文學，提倡並創作人生的文學。但社會既不能根本改革，則文章家的救世與詩人的刺世，雖不能說絲毫無補，而所補者實在有限得很。對社會言，所補有限；對各人言，則救世刺世都不見容於世。所以第三期的總崩潰之後，文章家與詩人大半都放棄救世與刺世，而反回來救自己；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學，變為自娛娛人的文學。同時又以一方面社會喪亂，一部分的文人流落於江湖，或慷慨憤世，或優遊肥遜，一方面都市發達，一部分的文人苟安於都市，或獻詩宮庭，或聲藝自娛。前者反映為變相的古文及其文論，後者反映為艷麗文學的提倡與「詩格」的講明。

## 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

關於「詩格」，俟下章論次，茲祇述變相的古文論與豔麗文論的種種矛盾與鬥爭。本來中唐的古文家已因載道救世的失敗，轉而提倡奇辭怪語；社會詩人也因言志刺世的失敗，轉而逃於聲色文藝。不過古文家不能忘情於道，社會詩人也不能忘情於社會。到了晚唐五代的都市文人，才乾脆的反對載道，提倡緣情。打頭陣的便是創造四六文的李商隱（八一三—八五八），他的〈上崔華州書〉云：

愚生二十五年矣，五年讀經書，七年弄筆硯，始聞長者言學道必求古，為文必有師法，常快快（廣板作悒悒）不快。退自思曰：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？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。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，直揮筆為文，不能攘取經史，諱忌時世，百經萬書，異品殊流，又豈能意分其高下哉？（《文》七七六）

這真是毫不躲閃的對古文家的正面攻擊。古文家宗經學史，他便說「直揮筆為文，不能攘取經史。」古文家主文載周孔之道，他便說「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，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。」又於〈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〉云：